



# 在一片叶子上行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军

老远,就看见一个蹒跚的身影在烈日下的茶埂间浮动。热浪像无数条隐形的绳索,将整座茶山捆得密不透风,地面蒸腾的热气翻滚如跳动的火焰。友国摁下车窗,热浪瞬间灌了进来,他探头望了一眼便迅速缩回:“是他,远幸叔!”

车刚停稳,我们仨便朝着那株半人高的茶树走去。远幸叔斜倚着茶树,重心全压在左腿上,身子像被无形的手抻得笔直。见我们过来,他恬淡的目光里泛起细碎的光。友国快步上前扶住他的左肘,他却腾出右手与我相握——左手掌心摊着的茶叶嫩芽在阳光下泛着玉色,先在我们眼前轻轻一晃,随即凑近鼻尖深吸,指节一弯,那片嫩芽便落进嘴里。嘴唇翕动间,仿佛有清苦的香气顺着微风飘过来。

“再这样晒下去,这坡茶叶今年怕是要绝收了。”远幸叔缓缓转身,右臂在面前画了个半圆,将整坡梯状茶山揽入怀中。阳光正顺着他的指尖滑向茶丛,那些卷曲的叶片忽然让我想起《万历野获编》里的记载——500年前,就是这样的叶子,让朱元璋宁可斩了驸马欧阳伦也要守住,让西藏僧人绕道千里也要寻来。无论如何解释赶路的缘由,远幸叔都执意要我们去家里坐坐。“大老远来,喝口

我泡的口粮茶再走。”他一瘸一拐地领路,痛风的右腿每落一步,都像在叩击大地的脉搏。“人倒霉时,喝凉水都塞牙。”他自嘲着,指节叩了叩膝盖,“偏在天干物燥的节骨眼上,这老毛病又犯了。”

远幸叔的家,在山湾里的仙溪保,属四保贡茶的核心地界。穿过茶梯间的小径时,我忽然明白这片土地为何被叫作“仙溪”——嘉庆《安化县志》里说,这里的溪水流过之处,曾有仙人隐居。偏房被隔成两间,里间灶台的烟火气与外间实木家具的香气混在一起,桌上几套茶具泛着温润的光。远幸叔烧水的动作因痛风有些迟缓,指尖却精准地掠过茶荷、茶匙、公道杯,活像在操作一套精密的仪器。这让我想起光绪年间的《大桥保贡茶册》,那些记载着向氏先祖制茶的字迹,仿佛正从他指缝间渗出来。

“祖祖辈辈都跟茶叶打交道。”远幸叔将第一泡茶汤注入公道杯,琥珀色的液体里浮动着细碎的光,“打我四岁起,就在黑茶作坊里钻。”他说这话时,喉结动了动,像是在吞咽那些弥漫着茶香的岁月。鲜叶采摘要赶在谷雨前的晨露里,杀青的火候得像掂量黄金的成色,揉捻的力度要恰好让茶汁渗出却不破叶膜,渥堆时的湿度要像呵护初生的婴儿——这些从明代就定下的规矩,在他口中轻描淡写,却字字都带着分量。

“你看这茶梗里的金丝。”远幸叔捏

起一片叶底对着光,“当年朱元璋喝的,就是这样的芽尖。”我忽然想起孙国基在《中国黑茶之乡》说过的话,四保贡茶的二十二斤芽尖,曾是要用明黄包袱裹着,随奏本一起送进宫里的。远幸叔忽然笑了,嘴角的纹路里盛着阳光:“汤显祖写‘黑茶亦何美’,他哪知道,这茶里藏着多少人的日子。”

年轻时远幸叔在茶厂守渥堆,霉味与茶香在潮湿的空气里纠缠。困了就靠在茶堆旁打盹,醒来继续记录温度变化。那时没有仪器,全凭指尖的触感与鼻尖的嗅觉,就像他的祖辈们,在没有《保贡卷宗》的年代,凭着心口相传的规矩制茶。“茶叶是入口的东西。”他忽然严肃起来,指节叩了叩桌面,“自己喝着安心,别人才能放心。”这话,让我想起林之兰在《明禁碑录》里的申诉,原来五百年间,茶人守住的从来不仅是手艺。

最让人动容的是远幸叔对传承的执拗。儿子凤龙警校毕业后本已分配到省城的派出所,却被他硬生生拉回来学制茶。“有人说我犟。”远幸叔往我们杯里续茶,茶汤在杯底转着圈,“可这手艺是祖宗传下来的,到我这儿断了,就是罪人。”《向氏族谱》里那些名字——向重山、向

生云、向宣声——十多代作古的黑茶传承人,忽然在茶香里活了过来,他们不都像远幸叔这样,在一片叶子上耗尽了一生吗?

返回茶山时,夕阳正将远幸叔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弯腰抚摸茶树的动作,与史料里记载的茶农采摘姿态重叠在一起。那些刻在廊桥石碑上的茶商姓名,那些写在《安化县志》里的贡茶记录,原来都化作了这山间的风,在他与茶树的低语中流转。

告别时,远幸叔站在路口挥手。他的身影在暮色里渐渐缩小,却像一座山那样稳重。我忽然懂得,他哪里是在一片叶子上行走?他分明是走在一条从明代延伸而来的茶路上,每一步都踏着祖先的脚印。那些被他嚼碎的嫩芽,那些在他指间流转的茶汤,早已不是普通的草木,而是五百年岁月酿成的琥珀,在时光里闪着温润的光。

车开出很远,回头望去,那片茶山已浸在暮色里。但我知道,只要远幸叔这样的人还在,只要那二十二斤贡茶的故事还在流传,这片叶子上的行走,就永远不会停歇。就像明代的马帮曾踏过的茶马古道,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,在茶人的血脉里延续。

## 夏桂之韵:时光缝隙中的惊喜绽放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家林

午后骄阳似火般倾洒,将大地渲染成一片熠熠生辉之地;每一寸土地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闪闪发光。我如往常一样,下到楼来,沿着小区500米健身步道,完成每天的规定动作。

行至途中,不经意间抬眸,被眼前景象吸引驻足,4栋楼前那棵碗口粗三四楼高的桂花树,正以一种不容小觑的姿态闯入我的视线:繁茂枝叶间点缀着密密麻麻的米黄色小花,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一般,令人心醉神迷,同时又心生疑惑不解,为何在如此炎炎盛夏,它竟悄然绽放花朵呢?

目光所及之处,便是围绕整个小区长达500米的环形健身步道;9栋住宅楼错落有致分布其间,健身道旁,儿童游乐园四周,数百棵翠绿葱茏的桂花树。在我的记忆深处:每年九十月份秋意渐浓之时,这里便成了桂花香气的海洋,每一朵小花都倾尽全力,释放着桂花的芬芳,香气扑鼻;业主们常常为此停下匆忙脚步沉醉其中,感受这份美好惬意,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于这份甜蜜香气之中不能自拔。

然而,此刻眼前,七月流火时节,却见此独特一幕,怎不让人心生好奇,迫切想要探寻背后奥秘呢?于是乎,带着满

心疑惑,急切翻阅植物生理学资料,试图找寻答案,解开心中谜团。

原来,自然界万物生长,皆遵循一定规律,但偶尔也会因各种缘由打破常规,呈现别样景致,恰似此次,盛夏桂花开放现象背后,隐藏诸多复杂因素交织所致。

首当其冲,便是气候异常这一关键要素。近年来,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,频繁出现扰乱大自然固有节奏韵律,若是某一年盛夏期间,突然遭遇大幅度降温,昼夜温差显著增大,同时空气湿度、土壤水分等条件,恰好满足花芽分化需求,则很有可能致使植物“生物钟”错乱,误以为凉爽秋天已然来临,从而提前开启花期程序孕育花蕾,最终竞相绽放花朵……

其次,品种差异,亦是不可忽视重要原因。例如,四季桂这类特殊品种,与传统八月金桂银桂相比,自身开花习性别具一格,具备多次

反复开放能力,即便处于炎炎夏日,对于它们而言,也许只是又一个普通花期罢了,因而在这个看似不合时宜时节吐露芬芳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再则,养护管理方式对植株生长发育影响深远。若是日常施肥过程中过度偏重氮肥,使得枝叶疯长而磷钾肥供应相对匮乏,将会严重阻碍花芽正常分化,反之倘若能够科学合理调配肥料比例,确保营养均衡全面,并且适时进行修剪工作,改善树冠内部通风透光环境,为花芽生长创造有利条件,那么极有可能促使原本不该在此时开放的花朵,提前崭露头角,展示别样风采。

最后,病虫害侵扰也可能成为诱发此类奇异现象。当病虫害侵袭树木时,

## 小暑时节念亲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梅春

娇羞的红晕,恰似青涩的少女;黄瓜浑身带刺,顶着清晨的露珠,鲜嫩得仿佛一掐就能掐出水来。奶奶穿梭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,眼神专注而温柔,精心挑选着中意的蔬菜。她粗糙的手轻轻握住豆角,轻轻一掐,豆角便乖乖地落入篮中。不一会儿,竹篮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回到家,厨房成了奶奶的“战场”。她熟练地洗净切好蔬菜,不一会儿,凉拌黄瓜的清香便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奶奶拍黄瓜的动作干净利落,“啪”的一声,黄瓜瞬间四分五裂。蒜末、生抽、香醋、白糖,简单的调料在她手中幻化成奇妙的乐章。那清爽的味道,是小暑天里最沁人心脾的旋律,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

午后,骄阳似火,世界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。奶奶在堂屋地上铺上凉席,我们祖孙俩躺上去,丝丝凉意瞬间袭来。奶奶手中的蒲扇轻轻摇动,带来的

不仅是凉风,还有一个个古老而动听的故事。她的声音轻柔而舒缓,像潺潺的溪流,在我心间流淌。在这悠悠的讲述中,我渐渐沉入梦乡,梦里有奶奶温暖的怀抱和无尽的疼爱。

傍晚,暑气渐渐消散,天边的晚霞如一幅绚丽的画卷。奶奶搬来小板凳,坐在院子里择菜。我在一旁嬉戏玩耍,时不时抬头看看那五彩斑斓的天空。邻居们也会过来串门,大家围坐在一起,家长里短,笑声不断。那笑声,仿佛是世间最动听的音符,飘荡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。

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,但那些小暑天里的点点滴滴,却如璀璨的星辰,镶嵌在我记忆的天空。每当小暑来临,我总会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,想起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小院。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日子,是奶奶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,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温暖着我的一生。

